

简明外国教育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



2 033 0977 6

简明外国教育史

谢觉一 乔有华 编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简明外国教育史

谢觉一 乔有华 编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20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15

书号 7275·247 定价 1.35 元

前　　言

《简明外国教育史》(以下称《简史》)是编者多年在东北师大教育系讲授《外国教育史》课程的讲授提纲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历史地、简明扼要地叙述从古至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外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变化，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同时，比较研究各历史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教育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异同和经验，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提供借鉴。

根据列宁关于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的指示，及毛泽东同志赞同“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认为，世界各国，不论大小，都有它的长处与短处；每个民族，不论其历史长短，都有它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我们应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把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外国历史上的教育建设的好经验，取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建设服务，把经过实践证明了的外国教育发展中的错误，为我们所记取，免蹈复辙。

我们在编写这本《简史》时，本着有分析、有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历史上的外国教育家和教育实践经验的历史遗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褒其可褒，贬其可贬，试图给以科学的、时代的评价。

《简史》在内容叙述方面，对古代、中世纪的教育从简，

对近代、现代的教育略详；对史料的取舍及研讨方面，除把握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密切联系这条基本线索外，还注重探讨教育与生产、科学技术发展的相互联系。试图通过几个发达国家科技、经济成长的事例，来剖析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师范院校学生、中小学教师，以及广大教育管理领导干部学习教育科学时参考。

我们在编写《简史》的过程中，除查阅有关国家的历史上的主要教育文献和教育思想家的教育论著外，还参考了兄弟院校的有关教材，从中受到很多启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赵祥麟先生，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鲍兆宁先生系统审阅了书稿，提供许多修改意见，曲阜师范学院陈信泰副教授也为修改本书提供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理论水平和所见资料有限，疏误及处理不当之处定难避免，切盼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第一编 古代、中世纪教育

第一章	古代教育	(2)
第二章	中世纪教育	(23)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	(31)
第四章	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	(41)

第二编 近代教育

第五章	洛克的教育观点	(54)
第六章	卢梭的教育思想	(59)
第七章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论教育	(66)
第八章	十七、十八世纪欧美国家的学校 教育及沙皇俄国的教育改革	(74)
第九章	裴斯太洛齐的教育思想	(92)
第十章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	(106)
第十一章	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	(118)
第十二章	斯宾塞的教育理论	(128)
第十三章	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	(134)
第十四章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	(143)
第十五章	欧文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	(169)
第十六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学说	(176)
第十七章	巴黎公社的教育政策	(191)

- 第十八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美、
 帝俄和日本的教育改革 (197)

第三编 现代教育

- 第十九章 列宁斯大林的教育学说 (222)
第二十章 苏联教育 (244)
第二十一章 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 (260)
第二十二章 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 (274)
第二十三章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290)
第二十四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潮 (302)

第一编 古代、中世纪教育

第一章 古代教育

一、教育的起源与原始社会教育

关于教育的起源和原始社会教育问题，历来有各种学说，对此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唯心论者有着根本分歧。

法国社会学家利托尔诺(Charler Letourneau, 1831—1902年)在其所著《教育之进化》一书里，从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详述了动物界的“教育”现象，说蚂蚁群里也有“教师”和“学生”。教育的最简单形式——如养护和照料儿童，是由盲目自发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这是他把教育现象生物化，否认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和它的社会本质。

美国教育学者孟禄(Paul Monroe, 1869—1947年)，在其所著《教育史教科书》中，认为原始社会没有学校，没有教材，儿童的学习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向成人“单纯的无意识的模仿”。这是他单纯从心理学的观点，解释教育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教育现象，不理解整个人类的教育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当然，在儿童的学习过程中有模仿的因素，但把人类教育活动看做是单纯的无意识的模仿，则是错误的。

资产阶级唯心论者关于教育起源的种种学说，其根本错误，在于无视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依存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的起源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联系着的。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教育。教育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劳动的过程而产生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为了维持共同生活，必创制工具，获取食物，增加生产，为此需要老一代把使用和创制工具的技能和生产经验传授给年青一代；同时，原始社会的共同集体生活也必须借助于共同生活所形成的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来维系。因此，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授生产技能和行为准则的教育活动，就应需而生。可见，人类一开始就把教育作为培养社会劳动力和社会人的再生产的必需手段。

还有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类学者、教育学者和文化历史学派的人物都不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承认原始社会的历史，更不承认原始社会的文化教育。如美国教育史学家柯伯莱（E.Cubberley）认为：试图追溯原始民族的早期文明，对于我们没有用处。这是否定人类文化历史性的普遍规律，是回避原始社会存在的历史事实，否定古代东方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因此，我们研究原始社会的教育，是有重大意义的。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早阶段。它的特征是共同劳动，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

原始社会初期的原始人们，以采集自然野果和狩猎为生。人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净尽。由于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极为简单，儿童也就能够很早参加这一过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辅助性生产。于是他们就在这种共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向老人学习简单的生产技能和生活知识。这可以说是原始教育的萌芽。

随着生产的逐渐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和组织发生变化，出现了同一祖先组成的氏族社会制度。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有了男女两性的分工，男孩学习制造工具、打猎、捕鱼；女孩跟成年妇女一起学习做饭、做衣服、制陶器。男女儿童都须知道氏族的亲属关系，风俗习惯及禁忌。

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巨大分工，有了畜牧部落和农业部落。这时男女儿童之间的教育差别更加明显：女孩的教育留在父系氏族的公社中进行。男孩到教育的专门机构——“青年之家”去，由氏族公社委托最有经验的长者，给他们以生产劳动技能的训练，并向他们讲述部落的历史，祖先的光荣事迹和氏族成员的英雄行为。此外，还教他们唱歌、舞蹈，及宗教仪式。年岁较大的青年，还参加部落会议，熟悉氏族的戒律。

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称“军事民主”时期。这时，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的各个机关。由于部落间的战争频繁，所以各部落都加强了军事教育。如古代阿拉伯人对男孩从小就教他们学习角斗、赛跑、举重、射箭和骑马。有些部落的妇女能和男子比赛武艺。她们同男子一样练习骑马，使用同样的武器。

原始社会的教育历史证明：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之一。它的产生和发展，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是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内容和组织形式虽说简单贫乏，但它的社会性、历史性、目的性是明显的。它们共享共有、完全平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特征是突出的。

二、学校的产生和古代东方的学校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奴隶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出现，原始社会组织开始瓦解，原始社会教育的特征逐渐消失，阶级教育逐渐形成。酋长、祭司、长老和富人成为当时的统治者。他们的子弟享有专门教育。如古代墨西哥的显贵子弟，可以免去从事生产的体力劳动，在特别的房舍里学习象形文字，观察星辰和计算面积。这就形成了教育与生产训练分离、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家、教育权利为统治阶级所专有。而被统治者的子弟只能在劳动中受教育。这种教育是在生产实际或家庭中进行，由家长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儿童。

作为教育专门机关的学校是在奴隶制国家形成时产生的。

学校的产生是跟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跟文字的出现和科学的诞生密切联系的。

古代东方国家——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在公元前几千年就形成了奴隶制，同时它们发展农业生产，建筑城市，出现了文字，产生了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其他科学的萌芽，成为世界文化的摇篮。在世界历史上，它们首先产生了学校。中国的学校产生最早。

据考古学家发掘文物的推断：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地处两河流域，距巴比伦不远的马里城设有宫廷学校。马里城建于公元前3500年前，于公元十八世纪为巴比伦国王喀穆拉比毁坏。考古学家从马里城遗址中发掘出宫殿，其中藏有大量楔形文字的公文档案。在宫殿的一百三十八个房间里有两座大厅，其中一座有长凳六排，每排可坐四人。厅中还有粘土墨水瓶和

刻有楔形文字的小粘土板。考古学家认为它是马里城一所教授楔形文字的学校。

古代埃及，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形成了统一的奴隶制王国，约在早期王国以前就发明了象形文字。法老和祭司是当时埃及的统治阶级。祭司（僧侣）更是当时文化科学知识的秘密独占者。他们在神庙附设的僧侣学校中，把算术和几何学传授给将来继任僧职的贵族儿童。象形文字也成为僧侣专用的“神圣的文字”。

稍后，由于生活实际的需要，古埃及出现了书写形体比较简易的草体字。这种世俗文字产生后，便创设了文士学校。文士学校除收特权阶级的儿童入学外，也容纳一些手工业者的子弟。他们学习的内容是练习工整秀丽的书法、解答算术几何题和记诵祈祷文。练习书写的方法是让学生先在粘土盘和蜡板上书写，在掌握了足够的写字技巧之后，才给纸张书写。抄写的原稿主要是格言、文艺作品、祈祷文和一些公文。这种学校的培养目的，是造就一般官员和缮写计算人员。

埃及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2181年），还有一种专为帝王官吏子弟设立的宫廷学校。宫廷学校的学习内容虽无可考，但青年学习完毕即成为文士的后备队，派赴政府接受实际业务的锻炼，然后分别委任为官吏。

埃及后期的新王国时代（约公元前1567—1085年），在塞比士设立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培训高级僧侣、军人、建筑师和医生。

古代印度，约于公元前3000年，达罗毗荼人即定居印度河流域。他们从事生产，创造文化，出现字画兼有的文字（考古学者至今尚未认识）。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后，

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于公元前 600 年逐渐形成奴隶制国家。这时生产发展，城市兴起，有了梵文。同时，确立了种姓制度。

在古代印度奴隶制社会，人们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称婆罗门，就是僧侣贵族；第二等级称刹帝利，即武士贵族；第三等级称吠舍，包括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第四等级称首陀罗，即奴隶。

这种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在教育上的表现即婆罗门独占教育权。婆罗门僧侣，既是牧师，又是教师和立法者。婆罗门教的高等教育只给予贵族，而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能获得有限的知识。奴隶根本无权享受教育。

婆罗门的高等教育，主要讲授吠陀经、吠陀文学和哲学，并传授天文、数学等科学知识。

嗣后，设有文科学校、法科学校、吠陀哲学研究所，以及天文学校和医学校。

乡村儿童，在 5—12 岁时学习。学习内容为数字表、币制、度量及简单记录。教学并无固定场所。有时在树下，有时在茅屋附近。

教学方法，多系口授。儿童练习书法，最初仅用手指写于沙地，后以芦苇为笔，画于棕叶上。

高等学校用梵文进行教学。乡村学校用土语传授。

古代东方各国的学校是积累和传递古代世界文化科学知识的摇篮，它通过东西方国际贸易的往来，逐渐传播到古希腊及其他国家。

三、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教育

古代希腊的教育

奴隶制的古代希腊，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六世纪形成许多城邦国家，其中斯巴达和雅典是奴隶制国家的典型。这两个国家虽同为奴隶制度性质，但由于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因而他们的教育也就各有特点。

斯巴达教育 斯巴达的统治阶级是军事农业贵族斯巴达人，被统治阶级是处于奴隶地位的希洛人和被征服的居民（庇里阿西人）。奴隶和土地是斯巴达国家全体奴隶主的集体财产。奴隶主用皮鞭和锁链迫使奴隶去耕种国家的土地。

斯巴达奴隶主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暴动，为了对外进行战争，夺取在希腊的统治地位，便特别注重对奴隶主子弟实施军事教育，把他们培养成维护军事农业贵族利益的战士。

斯巴达的儿童被看作属于国家，不属于父母。初生婴儿即须受国家检验，身体软弱者，便被抛到山沟。因为斯巴达人认为，不健壮的婴儿，不能成为优秀的战士。

儿童7岁前受家庭教育，7岁后送入国家教育机关，由国家教养，受各级体格训练和军事教育，直至20岁止。

国家教育机关为少年儿童安排非常严峻的兵营生活制度。他们冬夏都要赤足行走，饮食粗劣，睡在芦苇草垫上，用石块作枕头。

学习的内容是五项竞技：跑、跳、角力、掷铁饼和投标枪。此外，也学习宗教传说和各种风俗习惯。年龄较大的须要

学习军事体操和军乐。

未来的战士不仅要有坚忍勇敢的精神和守纪律的习惯，还要会说准确简洁的话——所谓拉哥尼亚语。他们更要有服从领导、忠于国家的品德。为此目的，国家领导人（国王、长老和监察官）常常视察教育机关，并与青少年进行政治谈话，如问“谁是好公民，谁是坏公民？”“谁是国内的优秀人物？”答语须言简意赅，富有内容。斯巴达的统治者借此向青少年灌输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

此外，国家教育机关还举行屠杀奴隶的实习，称“秘密服务”。他们令整队青少年在夜间袭击奴隶区。斯巴达的统治者就是以这种血腥的屠杀，来培育自己的子弟对奴隶的残暴心理和性格；以手拿武器的战士来维护和巩固对奴隶的统治。

斯巴达的女子也在国家监督下，受体育和军事训练，以期生育健康的儿童，并准备在男子出征时看守城防。

斯巴达的教育以培植军事统治者为目的，很少注意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当然，宗教训练是有的。音乐和舞蹈也是为了用于军事和宗教活动的需要，目的在于培养青年的尚武精神和爱国思想。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6年）说：“至于说到阅读和书写，儿童只是学习最必要的东西，关于他们的其余的教育，只是追求一个目的：绝对的服从、忍耐力和打胜仗的科学。”^①

斯巴达教育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它的教育机关是专为农业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子弟设立的。奴隶不仅无权受教育，而且被当作屠杀实习的对象。就是“自由民”也只有在自耕生产的劳动中和替主人做工时受体力劳动训练，并养成服从主人的精神。他们也没有获得享受国家教育的权力。

雅典教育 雅典和斯巴达不同，它有着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很早就成为希腊贸易的中心。同时，它在国际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带来了古代东方文化的影响，主要吸取了东方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西方特点的文学艺术，并在哲学和历史学上有突出的贡献。

奴隶制的雅典，不仅有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商业贵族和农业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统治集团为着争夺政权，展开激烈的斗争，双方都想把广大的平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这样就使雅典成为奴隶主民主共和国。其实，它只是工商奴隶主的专政。

雅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特点，明显地反映出雅典教育的特点。

为适应雅典工商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需要，雅典教育不能象斯巴达教育那样单纯进行培养战士的军事教育和体格训练。工商贵族在教育面前提出的任务是培养有教养的商人和灵敏的政治家。

雅典男女儿童，7岁前受家庭教育。满7岁后，女孩在家学习家事，男孩即入学校求学。

7至14岁的儿童入私立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学习。在文法学校里，学习读、写、算。因为读书、写字和计算是经营商业必需的知识。在弦琴学校里，学习音乐、唱歌和诵诗。

13岁的儿童要入体操学校（即角力学校），学习角力、竞走、跳高、游泳、投枪等，并进行政治性谈话和接受道德教育。同时，在14岁之前，仍要继续学习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的功课。体操学校的目的，在于锻炼健美的体格及强劲灵活的动作。

雅典的一部分青年，在体操学校修业后，学习即告结束。